

为新年写下开篇词

□马亚伟

我有根深蒂固的“起点情结”，每年新年到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写下一篇文章，坚持了有20多年了。尤其是开始写作以后，新年伊始我必定会郑重其事落笔，抒写所思所感。从《轻叩新年的门》到《旧岁不归零》，这些文字都算是新年的开篇词。这样做以后，我会觉得未来的期待有了着落，放飞梦想有了方向。

有人觉得，新年不过如此，每年还不是千篇一律地“总结过去，展望未来”？可对我来说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思不同。我们的日子，从来不是重复的，每天都有新鲜元素，每年都有新的收获。生活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“大同小异”，你仔细体味就会发现，一切都在改变。今年的风不再是去年的风，今年的树不再是去年的树，今年的你不再是去年的你。时光无时无刻不在雕刻着我们，每一个日子的流逝

都会塑造全新的你，新年的你是崭新崭新的。

有人总是感慨，有什么变化呢，不过是老了一岁。我以为，新年到来，我们就像年轮又增加了一圈的树，阅历更丰富了，内心更沉稳了，活得更通透了。新年对我而言，从来不是单纯的时间节点，而是一本待写的书。我对新年的期待，不亚于对一本书的期待。谁都希望新年这本书内容丰富，叙述流畅，语言清新，内涵深邃。为新年写下开篇词，期待春天的到来，期待新的枝枝叶叶带给我们活力和生机。

我的书桌前，一本崭新的台历已经备好。记得去年我在台历的扉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这句话也是我的新年开篇词的主题。那时我心中有个明确的目标，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实现。我在新年开篇词里对自己说：旧岁不归零，未

来更可期！过去的一年虽然几经曲折，但我的目标都实现了。我不奢望生活可以事事顺遂，只希望遭遇风雨的时候，心中的希望之旗永不倒下，这也是“新年开篇词”起到的作用。

今年我在新台历的扉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这是我特别向往的人生状态，悠然自在，随遇而安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谢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如今我翻阅了一个新的年龄阶段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人生的后半程，我不再对任何事抱有执念，行就行不行拉倒，不再刻意去实现什么目标，就是那种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的松弛感。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如此，我的梦想是把状态和心态调整到最佳。

看着新台历上的一行字，我打开了电脑上的空白文档。站在崭新的起点之上，我的心情稍稍有些激动。这空白

的一页，我该怎么落下第一笔呢？忽然，我看到了桌角的那盆水仙。它的茎叶碧绿碧绿的，几朵嫩黄的小花朵绽放着，像一个个小笑脸。水仙的香气幽幽的，细细的，在我的鼻翼间缭绕着。这盆水仙的状态不就是我应该学习的吗？任凭外面喧嚣繁华，任凭世事沧桑起伏，它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律，绽放属于自己的芳华。万事开篇讲究盛大的仪式，而我的新年开篇词如此不动声色。不需要特殊的仪式，不需要豪言壮语，我只是在轻轻对自己说：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愿你像身边的花草，不张扬却温暖；愿生活像第一缕晨光，不炽热却明亮；愿人生像平凡的旅途，不跌宕却踏实……

为新年写下开篇词，无需华丽的辞藻，无需激昂的情感，无需精炼的哲思，只需把最真切的语言写进崭新的扉页，未来的日子便会有最美的故事。

晨河醒时

□郑 怡

第一缕光砸在山尖
把夜揉成橘色的雾
河湾突然亮了——
是太阳把熔浆
倒进了水的褶皱里

碎石还沾着星子的凉
波纹却已烫成碎金
风踮脚走过滩涂
碰响一串骰子的颤音

天地刚从黑梦里坐起
看这条醒着的河
正驮着整轮朝阳
往更暖的人间，蜿蜒



界碑一方话“军田”

□沈成武



以徽韵水乡、民俗生态为特色的犁桥水镇，不仅是一个沉浸式文旅爆红打卡地，也是一座探寻地域历史文化的宝库。在水镇牡丹桥之东、舒溪河北侧，有一块不起眼的石柱(见上图)，即承载着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。

这是一块界碑石，高81厘米，宽24厘米，厚19厘米，花岗岩质地。上面镌刻着三行字：“军田乙亩计乙坵，正乙祠界，十四号仟杨树。”碑文字体古拙，刻痕深切，它的出土在犁桥水镇西侧。界碑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划分地界、标明归属的石头。相当于现代的“界桩”或“产权界标”。耐人寻味的是界碑上“军田”两个字，说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界碑，而是与铜陵地

区古代军事活动有关的一件实物证据。

铜陵地处长江要冲，历史上发生在铜陵地区有记载的大小战事多达25场。因为涉及地界，与发生在铜陵的具体战争关系不大，只能从铜陵古代的屯田活动来分析。屯田制度，古已有之，起自秦始皇，汉武帝时便设置“屯田校尉”，当时屯田主要在边疆地区。铜陵地区的屯田情况，在元代之前已不可考，清代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只有明代最为繁盛。

明代的屯田制度是一项规模宏大、组织严密的军事、经济和政治制度，对明王朝的兴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明朝建立之初，内忧外患。经过元末战乱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国家财政困难；北部北元势力威胁犹存，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常备军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推行屯田制度，其核心目的是“以军隶卫，以屯养军”，实现军队的自我供给，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，即所谓的“养兵百万，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

明代的屯田主要分为军屯、民屯和商屯，其中军屯为最主要的形式。军屯的军人为卫所士兵。卫所制是明代的基本军事制度，一府设所，数府设卫。一卫标准编制为5600人，作为驻防军，其主要职能是屯田、戍守、操练。士兵平时耕种朝廷分配的军屯土地，自给自足，同时进行军事训练，战时则听候调遣。

明万历十五年《铜陵县志》载：“永乐二年议，以腹内军卫地方。二分守

城，八分屯田。始拨建阳卫所军于本县各眷屯种。”由此可知，明代铜陵县的屯田起自明永乐二年（公元1404年），来铜陵县屯田的兵士是朝廷从建阳卫所调拨的。建阳卫是明代中都留守司下辖的一个卫。中都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——凤阳府（今安徽省凤阳县）。建阳卫的主要驻地 and 防区在凤阳府境内，之所以命名为“建阳卫”，是因为明代初期曾在凤阳府境内设有“建阳县”。“建阳县”存在于洪武年间，不久后被撤销，卫所却以这个名称保留了下来。建阳卫与它同属中都留守司的凤阳卫、凤阳中卫、凤阳右卫、皇陵卫等一起，构成了中都地区的核心防御力量。

在铜陵县屯田的建阳卫所士兵，被分为“守城军”和“屯田军”，屯田数额是40288多亩。万历十年（公元1582年）铜陵县黄册登记的官民田总数是128923多亩，屯田数占了三分之一左右。按照通常每名军士50亩以及“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田”的分配比例来计算，直接从事屯种的士兵在800人左右，士兵总数不少于1000人，差不多是建阳卫所士兵的五分之一。卫所的屯田不在一处，而是分布在铜陵县的11个眷(眷：明代以德高望重的乡绅或宗族长辈组成的、类似乡一级的基层组织，铜陵县分15眷)，多者钟鸣眷(现义安区钟鸣镇)8900多亩，少的坊市眷(现义安区五松镇)也有100亩。犁桥所在白马眷(现义安区西联镇)有屯田1725多亩。

那么，这方界碑又透露怎样的信息呢？我们试释一下碑文。军田乙亩计乙坵：“军田”指这块田地的性质和所有权属于军队。“乙”是“一”的异体字或大写，常用于票据、账目、文书以防篡改。所以，“乙亩”就是“一亩”。“坵”是“丘”的异体字，在这里是田地的量词，一块田叫“一丘田”。“计乙坵”

就是“共计一块田”的意思。“正乙祠界”：正乙指的是道教正一派；“正乙祠”明清铜陵县史志资料未见记载，可能是一个民间会社或商业行业的名称。界：界限、地界。十四号仟杨树：“十四号”是这块田地的编号，说明这块军田被系统地划分和编号管理。仟杨树：“仟”通“杆”，指扦插的杨树，即人为种下作为标记的树。也可能是“阡”的简写或同音替代。“阡”指田间南北方向的小路，也泛指田地。“杨树”：指作为界标的植物。这块界碑的完整意思是：“此地为军产田地，面积一亩，为一整块田丘。其地权边界归属于‘正乙祠’。此田编号为第14号，地界以旁边的一棵杨树为标志。”

言简意赅的17个字，清晰且完整地标明了界碑的所有要素，即：产权性质、田产面积、地块编号、地权边界以及界标物。

铜陵地区类似标注田地区域的界碑不多见，划分地块，常常以河流、山脊、沟壑、田塍等为标志。为什么一块一亩的田地却要单独立界碑呢？这是因为卫所士兵与当地住户“杂居”在一起，屯田与官民之田也是相互交错，经常发生“彼此吞噬”的情形，故而“讼狱繁兴”。于是，“缩铜墨者，思厘积蠹，则辨经界，禁冒佃，兼并者弗容，质代者必罚。”界碑一立，田地界限分明，自然“军民不胥病，争端息矣”。由此可见，一方小小的界碑，在屯田这一“善政”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。

这块界碑是研究明代时期铜陵地区土地制度、军事屯田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的宝贵实物资料，它清晰地展示了当时土地管理的精细化和契约精神。历经六百多年沧海桑田、风云激荡，如今这块界碑静静地立在舒溪河畔，无声地述说着犁桥历史上一段卫所屯田的往事。



铜陵地名里的生僻字

□郑 冬



生僻字地名独特、有趣、不好认，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在铜陵地名生僻字里，枞阳县枞山镇的“𡵓”字备受关注。长久以来，因Windows7以下版本操作系统原字形无法显示，很多涉及该字的内容以拼音ou或“藕”字代替。随着网络文化、游戏等场景对特殊符号的需求增加，加上用户需求的直接推动，输入法厂商不断更新字符集以适应市场需求。如今，键盘上敲出“𡵓”字已十分便捷，较好地传承了地方历史文化。

目前国内有两座𡵓山，一座在枞阳县，一座在江苏宜兴市与溧阳市交界处。𡵓山镇建镇时间不长，但历史文化深远，得名颇具历史渊源。资料显示，相传汉末绿林军在此扎寨为匪，朝廷派阮况率兵剿匪，阮况纵火焚山，匪灭民安。皇帝以阮况镇匪有功，下旨阮况就地定居，成为山下阮氏。后来阮氏认为将军之名应与山并举，山中之匪已了，在𡵓中加上“了”字。又因山之下有大片莲花，莲有藕，山名读藕山。曾有人提议将𡵓山镇更名为藕山镇，最终作罢。

𡵓山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，即是横埠镇澁湖。湖面呈狭长形，系枞阳第五大湖泊，当地人读为“澁zhàn”湖。《澁湖写意》一文有详细交代。在两广、湖南、江西等地，带“澁”字地名也较多。其为多音字，读bàn和pán，分别为烂泥、在烂泥中行走和蹚水过河的意思。“澁zhàn”不在标注拼音之列，属于生造方言。湖的东西两边曾设有“澁zhàn”东小学（现已建为澁湖章氏宗祠）、“澁zhàn”西小学（已撤并）。另有陈家澁等地。

族谱记载，宋朝起，章氏家族居于湖边。澁湖淤泥很深，水里求财格外危险，遇到过很多磨难和厄运。或许是磕磕绊绊的经历，当地居民忌讳起“澁”与“绊”雷同的读音。可以想象，那一代先人在与恶劣环境的搏斗中险中求胜，在濒危死亡的边缘爬起，振臂一呼：“我站起来了！”“澁(zhàn)湖”喊声由此而出，在这一方水土里落地生根。先人在湖里求生存，唯有站起来，挺直腰杆迎苦雨，破恶浪。一个汉字，一个读音，承载着文化的薪火和地域人文的厚重，难以抹去乡野乡音的语调。

运甓亭又名惜阴亭，位于枞阳县旗山汉武文化生态园，纪念曾担任枞阳县令的东晋名将、大司马陶侃。“甓”读pì，指砖瓦；汤沟镇中龋庄的“龋”读jǐ，植物名和地名，天津有蓟州区；官埠桥镇官山村童家疿的“疿”读tuǎn，村庄之意，用于地名；公谿村是白柳镇下辖行政村。“塙”读gè，意为土地坚硬而贫瘠，取名时有大气、儒雅、成功之义。白梅乡柳峰村有个八字塙，钱铺镇将军村有个冷水塙，麒麟镇高塙村后并入麒麟村：豸(zhài)岭圩位于金社镇金渡村，土地平整，良田肥沃。“豸”读zhì时，意为无脚虫和姓；读zhài时，用于山名，福建龙岩有5A级冠豸山景区。“埤”读lǐ，土埂之意，用于地名，出现在𡵓山镇凤仪村大埤，枞阳镇庆丰村茅草埤、中南村老埤和中埤，汤沟镇肇丰村左家埤、龙堤村鲍家埤，郊区陈瑶湖镇麒麟凤村前埤、老洲镇桐贵村东埤和王套村后埤等处；大通镇和悦洲观音堂北面有处麻

地峪桃树洼，“峪”读yù，山谷之义，多用于地名。

义安区钟鸣镇九榔村、金山村有上高勘、下高勘、山勘汪、杨勘头等村落地名，“勘”读kàn，意为高的堤岸。钟鸣镇水村村有鲂头山和子圩山，“鲂”读fáng，意为姓和形似鳊鱼的淡水鱼；“圩”读qūān，用于地名。中咯口胡在东联镇东联新村附近，“咯”有hán和hǎn两个读音，意同“含”；顺安镇沈桥村后塆、东联镇墩上村舒家塆的“塆”读作wān和guān，前者指村庄弯曲之地，后者同“关”(大通镇新一村有上李塆)；顺安镇明湖村有个衙口自然村，“衙”字有两个读音：tóng和dòng，当地读为tòng。读tòng，意为通衙，即巷道；读dòng，字义为病名，特指腹泻。现在所说的胡同，在古汉语中写作“衢衙”，虽然简化字已经失去了道路的含义。在历年版《铜陵市行政区划地图》中，天门镇有处杨家塆。“垵”，一般字典没有标注读音。有人认为它读pō，是“坡”的异体字或民间俗字；另读pái，用于人名。该字用于地名较为少见。

在义安区顺安镇、钟鸣镇，枞阳县金社镇、钱桥镇、麒麟镇和浮山镇，分别有河塆路、山塆姚、东塆、老人塆、尹塆、兔耳塆、黄金塆等地名。“塆”读bàng，意为田地、沟渠或土埂的边坡；“𡵓”读fàn，带有“𡵓”字的地名在铜陵各地均有分布，如徐家𡵓、丁字𡵓、兆𡵓村、查家𡵓、郎冲𡵓水库、叶家𡵓等等，其中以郊区居多；此外，铜陵还有10多处带有“宕”字的地名，如菜子宕，柿树宕、老虎宕、和尚宕、宋家宕、铁石宕等，主要分布在枞阳县和义安区。“宕”读dàng，拖延之义或用于地名，属于汉语二级通用规范汉字。

再说“咀”字。拼音是zuǐ，jǔ，多音字，本义为咬碎食物，多用于地名，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称作为“咀”。在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使用手册中，“咀”仅有jǔ音，说明“咀”读zuǐ时并非规范汉字，但目前各字典注释不尽相同。如“咀”读音为zuǐ时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注释：“嘴俗作咀”，用于地名：尖沙~（在香港）。应该说注释为俗字是正确的，否则容易出现当作规范字使用的错误。二字混用的情况仍将持续，情况较为复杂、混乱。但在正规场合还是应该使用正体字，即现在的规范汉字。

铜陵一县三区均有带“咀”字地名，总量百余处：铜官区翠湖公园龙塘咀、东湖撤洪沟旁石家咀、西湖镇柴塘村角咀组等；铜陵五松朱氏发源地——义安区五松镇建立村朱家咀，位于铜谿路安徽福茂科技公司附近；郊区陈瑶湖镇龙王咀村、杉树咀，大通镇河南咀、窑风咀等；枞阳县境内湖泊、水网密布，大多数乡镇遍布带有“咀”的地名，如香炉咀、枣树咀、薛家咀、青龙咀、江家咀等等，其中在雨坛镇、会宫镇、𡵓山镇一带广为分布。

地名中的生僻字往往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渊源，体现了地域文化特性，是历史记忆的载体。这些用字及读音一般应充分考虑历史，尊重当地群众意愿，方便生产生活，不可轻率更名。同时，我们应以科学态度对地理实体分析研究，正确理解。借用业内专家的观点，任何一个字，只要能读得上口，就能认识，并能自如地用于人际交往。所以，维持生僻字地名的现状是无碍大局的。

